

雲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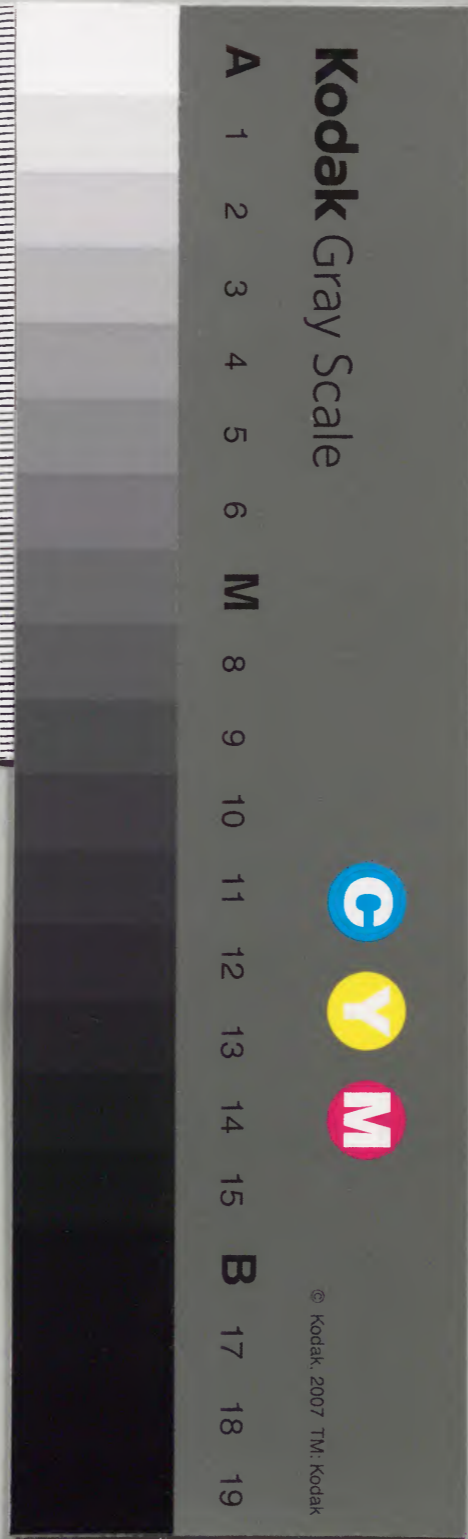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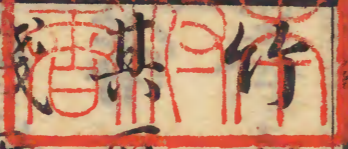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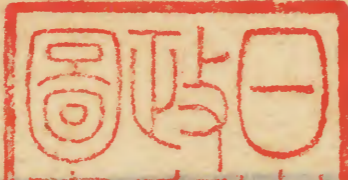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三	六
六	三	五	三
類	號	函	架
四	三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六	書
七	三	類
函	六	
架	四	
冊	冊	
號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636
冊數	4(1)	
函號	297	130

藝術
三九二三





行雲題跋者宏舟王先生許隲
 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茗溪
 錢君壽泉為之鐫板以行世者
 也宏舟以工書名海內故孤鉤元
 挾真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
 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

淺草文庫

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
古之遺意而為之故壽泉尤愛
重梓以廣其傳夫以君舟好古
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
備然如魯子固之作金石錄五百
卷而元豐類彙所載金石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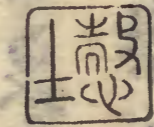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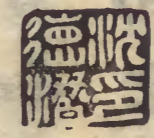
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
書為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
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
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
世所遺益以已所搜不過數十種
為橫軸子之璧凡循行臥起恒不

去目以為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
之篤而求之勤陞去古日遠其
所積不孤如歐陽氏趙氏曾氏
之多然亦可繼吾舟者一編以
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
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

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為居
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
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牧於
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
至意可見魏孫子序曹氏金石
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

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卷一

- 比干墓銅盤銘
- 比干墓題字
- 巡陵季子墓題字
- 秦詛楚文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 龍壽泉訂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宗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賴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發女本

張畧奴本

神龍本

良常子氏藏本

宋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卷二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顏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裏鯨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羲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卷三

卷三

瘞鶴銘考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日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鴈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倪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卷四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竹雲題友目次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竹雲題友目次

朱元章蜀素真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竹雲題跋卷一

此處有兩欄，但內容極其模糊，似有文字但難以辨認。

竹雲題跋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
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
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
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竹雲題跋卷一

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為周武王封比
干之銘三代文字古與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
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
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
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
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
特古聊復精摸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
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
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
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
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不能及當是
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玉得羊吾願已足即非孔
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述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
札贊有夫子廢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
額表亦云孔蒙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壙據此
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
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
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
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
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

一十二字乃後人曰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
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
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
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摸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
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二字內有吳
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
題墓上按十字碑唐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歷

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証閣帖刻于
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
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
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
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
郊又得巫咸文於渭寂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

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
巫咸文也歲久刊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
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
刻校勘毫髮不異曰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
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喬題記去明昌四年詔脩孔
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

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
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
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可隸法樸古真無上
太古此書中之落日晨星也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
云五鳳二年博一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
文一行志博壇之歲月則又以為博又其書極
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為

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
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
人來為博為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
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
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為湖廣襄陽府不
知元考此碑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玄儒婁

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
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
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
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為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
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
曩在京師從商邱宗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溥堂
冢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
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
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
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
山人雙鈎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
徐浩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

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
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顧天
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泚他人
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
察泚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
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
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
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

生稱此為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
為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為刻石紀功者也
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勿而
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可
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
當由處士岐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

故僅以為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
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
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隸又皆漢
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女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
耳世人可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沙方
整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

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為本筆力沉
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
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
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下能為曹全者也女器
作書多以弱毫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
皮毛耳
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授篆出蓋古人作書
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

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間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表仲長為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紫紫於是薦季直表遂為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

帖中後為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敷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為王弇州所得及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敷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為平生第一希邁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

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
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
如此也祝京地指為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
足一嘆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
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
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
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

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表紹進臨官渡曹公
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
者却十五日為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
軍饋餼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
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曰東征備轉戰而北
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
由書法所不暇又如表所稱當即季直也後銜
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催記等功

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
表繇以侍中守司繇校尉曾公征關中得繇為
資表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
侯終操丕兩朝繇未嘗為司徒疑不能明也史
書徃注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

題署表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
一正一偏脫然畦迳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
信可謂出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
又鍾書之最近繇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
路兼行履險冒寒曾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
于麻陂曾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
曾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吳兵斬於沮與

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及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

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糜切地名前漢地理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繇

為指其書仍具隸法說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
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
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
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
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
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

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
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
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
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士
作天字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
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於是改元大

赦以明年為天紀元年。魏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吳國，隨以滅天。魏神識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是為烟戒矣。書法銘屬奇崛，於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為本漢隸，黃長睿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日為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為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

象者也。至關中郭引伯以為牛鬼蛇神，直斥為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為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超元以為其文乃東觀合華，眾作皆不知何據。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

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
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
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
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二二存
者此書如龍蠖盪起盤屈騰蹕一一縱橫自然
比於江瑤蝟蚌信為味中絕品然不可多喉恐
蕪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
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蕪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
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
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
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
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

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
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
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
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恣心臨寫以
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
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右軍楷

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摸六本今
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
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
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
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
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
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

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尚在唐家其六世孫菊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丈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留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

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黃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稻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宗高宗跋但古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右軍逸無定論余嘗設

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
數千年来千臨百摸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
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
善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濕鼓了之高
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
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
為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
或目為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甫括此書縱
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
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是愛玩正不必硬美排
一人以為証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
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
史處再見如遇故人目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為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草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

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曰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為一卷以示光祿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

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榻數十卷皆是
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為真本
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
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
不滯唐文皇所為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
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注
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
定武為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
臣既稱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
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
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
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
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為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
為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
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

知孟陽林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愒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為舊梅華十二為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為三號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方榮如文翰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

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為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為江西秦和令得揚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為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園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

裂欲取之不可得為之惘惘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
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滕東
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
搨數紙細玩筆意注注時露趙法定為吳興手
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得我心為之拊
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為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
甚快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耆海來從縣治東偏
土中得此石華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
刻的為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為水流雲行鸞
翔鳳翥信矣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
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
亭其二則宋改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
有後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
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
之靈璧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
兩種猶有存者注在淮南授友人周白民借得
玉枕宗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

亦較為清瘦豈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
跋云河南始縮為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為之今
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
以率更為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
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
有秋壑珎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鬢心其一坐

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未由得見寶應齋外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

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闕亭字羣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秃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

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
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
回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尚有俞紫芝所臨亦至
佳惜被其弟武子携之而南不能借摹為之神
注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
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頽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
褚氏首推頽上董宗伯目頽上為米所臨正恐
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
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
榻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
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
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
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
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蕪太簡所藏
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
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
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摸遂榻數本亂真而分綴
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
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

於海寧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
以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王烟堂所刻遂
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
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
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他本
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

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發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模做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類上特為沈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張界奴本滄桑浚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模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搨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襖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毘陵董侍御王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道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注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正同以余薦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日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筮在辛跋為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魯孫達侯攜

來京師曰擬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
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鈎與于
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即于本之佳者以
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
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

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擢磔
雖極自然要自側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
亭賜壽于達郎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來看蓋當時兩宮之薦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
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腴中闕五字朗字月
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

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鬱岡帖
中變化俯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
或以為元章所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
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
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非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

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
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
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
後俗尚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
奇破格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
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轉轉

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
聖教遠甚西漢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
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
存其肥者西漢刻本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
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
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禊帖先之定武以

求其心中之類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
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豈想前良風流如觀心
慕手追烏能已已
類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適古似定
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
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
三行共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
耳宋淮海桑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東之蘭亭
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
今東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詩得睹宋游丞
相所刻全本迄今戲鴻餘倩諸刻不同以其難
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
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
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未京師垂十
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
在博收不暇決擇故耳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
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亭無下
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
樞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嘗到

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
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為蕭郎
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
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
之為計太早獨計吾歟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
將弗及非為見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
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尺輒端著繩他

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
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為九
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
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
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
希世之珍不可易得曰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九六

卷一涿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
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
蔡芑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
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
者蔡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
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滎
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丞
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刻然五

畫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
巫咸文也歲久初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
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
刻技勘毫髮不異曰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
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喬題記去明昌四年詔脩孔
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

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
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
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可隸法樸古真無上
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
云五鳳二年埽一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
文一行志埽埴之歲月則又以為埽又其書極
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為

數十百緡趙彝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
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
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
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
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利然比之他本則此
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
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吏事荒忽曰厲老友
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

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筭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之一法也

宋榻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為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為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因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

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為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所藏諸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一間耳自當為諸本之冠

賴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為
思古齋吐氣以為各本皆出其下允為千古精
鑒獨其謂是米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
褚摹黃絹本裁為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
今為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為褚
蹟無疑也人謂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
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
說亦頗神恠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此

瞻先生為余言董說予詭無實曰出楊東里集
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穎上令某餉以二
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
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褚摹本轉折毫錯備盡與
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
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為所掩
董思翁始為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
英者址之鄰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

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
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
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
當即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
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
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
人今之古人也

宗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
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
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
後各以雜色綾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
明時晉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
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
三卷失之而以韋與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

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
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御璞
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
記實緣互見非關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
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
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
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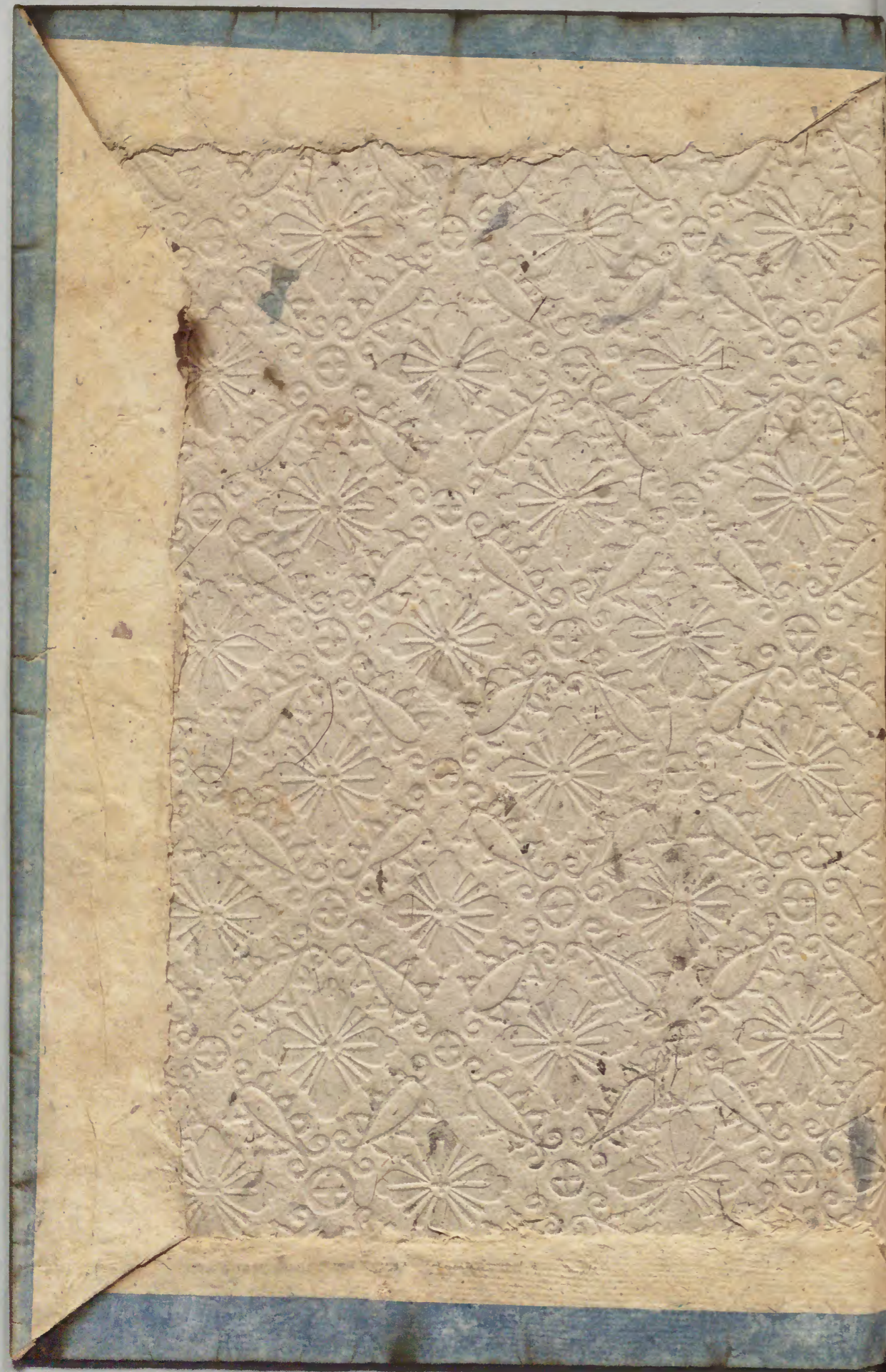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泠前輩目為褚摹非也刻
法與西泠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泠
以為即是其所藏本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
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為蘭亭勝
觀

國政庚子

三九

子雲夏友卷一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preface or introduction.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sōsho) and is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characters are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precisely, but they appear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There is a small mark or tear at the top of the text area.



